

## 那场雪

■吕宏友

闲来无事聊天,不知说到哪个节骨眼儿上,娘就念叨:“八月十五云遮月,正月十五雪打灯。”意思是说,如果八月十五这一天,云遮住了月亮,来年正月就会下雪,打湿元宵节的灯笼。

我不信。去年中秋节晚上,抬头看天,有薄云呈不规则条状飘在蓝色空中。圆月那么圆,那么亮,在云中缓缓穿行,时隐时现,像波浪中浮着的空心银球呢!果然,今年正月十五前就迎来了一场雪。

许是雪花急于降落人间,正月十三那天,便纷纷扬扬地飘下来。下雪



头一天的上午,太阳高照,阳光穿过阳台,射进屋子,床上一角明晃晃的,仿佛趴着一只雪白的猫,暖暖的。下午就刮起了东北风,温度骤然下降十来摄氏度,院落里的灯笼不知道是因为兴奋,还是感觉到了冷,不停地来回摇晃着。

第二天一早醒来,地上就铺了一层薄薄的雪。不知道几点下的,雪来得悄无声息。

雪不大。站在村子老屋窗前向外眺望,靠窗的地面方砖上干净如初,越往南,雪越厚,显然是昨晚刮风的缘故。院落前原本是一片空地,现在

垒起的化粪池边沿儿、堆放的棒子秸、盖着柴草的苫布、破旧砖盖起来的厕所顶上都沾着一层白雪。再往前看,起脊屋顶上的灰瓦或者红瓦上,也能看到一些雪,有的地方厚一些,有的地方薄一些,就像有人拿着蘸满白油漆的刷子在毛边宣纸上轻轻一刷,然后用力擦了一下。

起早的人和过往车辆,来回穿梭于村口街巷,要么忙着去街上买早点,要么去村上某某家吊唁,要么赶着去村口外的站牌下等公交车……一来二去的,不到中午,街头巷尾路面的雪就看不见了,变得湿漉漉的,踩上去啪嗒啪嗒的。天空依然是灰蒙蒙的,看不出云开日出的迹象。出门,看了看屋檐下挂的灯笼,没有雪,红红的,几只麻雀扑棱棱飞着,落在上面,叽叽喳喳叫着。

雪来了,是件好事情,可以冻死一部分害虫,瑞雪兆丰年,也预示来年有个好收成。

娘坐在炕沿上,向外看着雪,我也看着。娘问我:“什么时候回沧州?”我说:“下雪了,下午吧。”娘就轻轻点了点头,面露喜悦之情。我知道娘心里怎么想。下雪,道路不好走,我就可以晚一点儿出发,多陪她一会儿了。

看着坐在一边儿抽烟的娘,我希望今年的八月十五,云还要遮住月亮。其实,没有雪,灯笼还要挂,我也还要回来。

## 人生感悟

## 烟火人间

## 老槐树

■崔治营



正月的太阳说不上妩媚,但已具温情。有风,也不再凛冽,扑面不寒。老槐树似乎还在沉睡,我问候它,它不言,我抚摸它,它亦不语。它就那么安静地立着,似在闭目养神,又似在蓄势待发。

附近电器商店的音乐响起来,老槐树依然不醒,只把它苍老的容颜一丝不剩地送入我的眼中。

老槐树虽是一株,但仔细看上去却像两株。东边的那株已经衰朽,树皮脱落,裸露着木乃伊一样的断干残枝。最奇特的是它的肚子——中空,仿佛被掏了内脏的一具皮囊。很显然,东半部分已经死去,如果没有西半部分的拼力支撑,它定会轰然扑地。

老槐树的西半部分铁干虬枝,树皮皴裂,犹如黄土高坡上被雨水冲刷出的一道道沟壑,既让人生怜,也能给人以力量。抬头观望,整株大树西倾着身子,活脱脱一位佝偻着腰的沧桑老者。

是的,老槐树确实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,它历经明清两朝,又穿越民国的烟雨,一直活到今天。掐指算来,它已经六百余岁,几乎和北京故宫同龄。只不过,北京故宫见证的是王朝更迭,皇家威仪,而这株老槐树见证的是民间烟火、百姓疾苦。它抗击过风刀霜剑,目睹过生离死别,支撑过逃亡者疲惫的躯体,也倾听过炮火的轰鸣和难民无可奈何的叹息。它将经历的苦难和疾苦,都浓缩进它的每一个细胞,都沉淀进它的每一道年轮。

六百年的苦难太重了,风刀霜剑斩断了它的半个躯体,掏空了它腹中的精华。但是,它活下去的意志是垮不了的,只要一缕春风,它就能将所有的苦难都忘到脑后,然后抽出盎然的枝条,沐雨露,战风雪,展示它一轮一轮生命的美艳。

老槐树用它骨子里的坚硬、执着和悲悯,将自己活成了小城人心中的图腾。于是,小城的人将它写入了县志,给它安装了护栏,还在它的西侧用钢筋混凝土仿造了一株石槐树。这株石槐树也有中空的干,但无斑驳的皮,它就像一架拐杖,牢牢地搀扶起它身旁的那株历经沧桑的老槐树。

小城的人是厚道的,他们懂得感恩、尊重和创造,他们将石槐树和老槐树相连的地方设计成了一个“心”形,既可以让人们在“心”中感受老槐树沉稳的心跳,也可以启发人们感受小城市与小槐树的心心相连,进而学会像老槐树那样,让骨子里充满坚硬、执着和悲悯,活出一个真实真实的自己。

情不自禁地,我再次仰视它、抚摸它,接受来自它根脉深处的历史气息,让那些久远的气息汇聚成清澈的小溪,在我的灵魂深处潺潺流淌。

## 生活手记

## 小小一株兰

■管淑平

去朋友家做客,离别之时,我有缘收下一株兰草。叶儿尖尖的,有点像令箭,其颜色绿意盈盈,袒示着盎然而鲜活的生命气息。

小小的植物,静静地生长着,不疾不徐,不骄不躁,给人一种小小的欢喜来。

其实,我并不是一个擅长养花的人。记得小时候养水仙,栽种三四日其花颓败,待到八九日时其叶已枯萎。因此,童年的那些养花岁月留给我的仿佛就是一场无声的杀戮,也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

朋友说,兰草不用精心照料,只要给它一点水,一点土壤,一缕阳光,一点点时间,它就能够生长开来。这话,一开始我是不太相信的,那样小的一株,宛若襁褓中的婴儿,倘若,不细心呵护,其存活也很难保证。

但我还是带着几分疑惑地选择了一次尝试。简单地一番打理之后,因为工作的忙碌,也就无暇顾及到它了。

一天下班回家,恰逢赶上休息日,难得闲暇,于是便跑去看它。呀!它竟然轻轻悄悄地在这一生根落户了。小小的身躯支撑起细长的叶儿,

其根茎可以隐约望见,牢牢地向下延伸着。

我赶忙舀了一点儿水,将它被尘埃覆盖着的叶片儿浇洗干净,然后围了围土。先前的疑虑早已无影无踪,转而多了几分期待。

过了一些时日,它似乎也渐渐地熟悉和接纳了这里的小环境。变得越发淘气,竟把几根嫩嫩的根茎伸到了花盆外面来。根茎有点微微的长,宛若女孩们额头上的刘海儿一般,虽没有飘飘的长发,但却给人一种小小的清欢感袭来。

再仔细一瞧,柔嫩的小叶子已经能依稀看到了。一点点朦朦胧胧的新绿,并不太深,而是淡淡的,宛如二月春风里的柳絮一般,隐隐的绿意中泛着微微的黄。这是初生的模样,也是一个生命希望的萌发。

印象中,兰,总是给人一种低调之感,在百花争艳的春天,它还是披着一件翠绿色的衣装,也无蜂蝶的拜访,一直默默地生长着。而春末夏初的时候,它的花儿却悄然地开了,它似乎是送行者,却又像迎接者,送别的是刚刚过去的春天,迎接的是即将到来的夏天。

它们常常栖居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中,或者陡峭悬崖的岩石上,因此,很少人知道它们的存在,也很少人能抵达它们的故乡。

想来,兰草多少还是带点隐逸之风的,不然那些古代的文人使士又怎会常以此自比,常直接或间接地寄托着高洁而美好的情愫呢?小小一株兰,已足以让人浮想联翩了。



### 【父亲的阳台】

我们家阳台种着很多花草,那里是父亲的秘密基地。如果在小路旁偶遇越长相优越的野花,他定会小心翼翼地摘下来,双手捧着回家。他还会捡一些石子铺在阳台的地面上,说这样才像个花园。那时候,我正在读《秘密花园》这本书,父亲看了我的书,决定给自己的基地也取名叫“秘密花园”。

——扬灵

### 【醉清风】

谁说春风无色无形无味?枝头的春风,总是能看得见的。柳梢之上,浅浅的柳烟忽明忽暗,便是春风的杰作。春天的风,担的起“清风”的美名。瞧,春风真的是对枝有情有独钟呢,或许是枝头的春色更容易晕染开去,铺张起来,一朵朵、一簇簇、醉在清风里。

——马亚伟

#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 【风景】

贾平凹说:“最好的风景是在街头看人。”人群的确是一道值得一看的风景,有人留心的是人的高矮胖瘦等外貌特征,有人观察的是人的表情和神态,有人猜测着相伴的人之间的关系,有的人猜测每一个行人背后的故事……无论是在街头看人,还是在别的地方看人,都像在读一本有趣的书。

——王国梁